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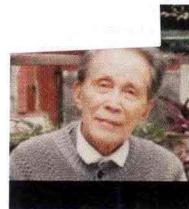
反三采

劉國生

老牛吟

自吸犁耕少
驛路已荒空
云態樓仍空
只怕田禾了





反
多
弟

劉國生



原 子 能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共有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回忆自己一生的革命经历。第二至第五部分是作者晚年所作的诗歌、书法和生活照片、文章和书信中的部分代表作。第六部分附录主要内容是党组织对作者在文革中历史问题的平反和讣告等。

本书着重回顾了作者 70 多年革命生涯中所经历的既有成功也有挫折、既有欢乐也有锻炼成长的曲折历程。反映了作者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屈的斗争精神。简要叙述了作者在身处逆境时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坚信共产主义的革命精神；在肩负艰难的革命工作时，以坚定的革命立场，宽阔的革命胸怀，爱憎分明、光明磊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退离工作岗位颐养天年时，仍不忘“吐尽余丝”。

全书贯串着一位老共产党员对革命的坚定不移，对事业的忠贞不渝，对生活的热爱不辍，体现了作者高尚的思想品格和崇高的精神风貌。

反 尖 录

出版发行 原子能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43 号 100037）

责任编辑 张 辉

责任校对 李建慧

责任印制 丁怀兰

印 刷 深圳市星嘉艺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358 千字

印 张 13.375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内 - 5022 - 98 (内部发行)

印 数 1 - 500 定 价 55.00 元

老年吟

自叹年事少
蹉跎已老
云鬓搔梳空
只得田耘了

劉其生



劉曉





自左至右，后排：邱纯甫、周建南、袁宝华、陈坦、刘淇生

前排：邱纯甫夫人、夏之栩、王鹤寿、王鹤寿夫人、周建南夫人、陈坦夫人

深切怀念老友刘淇生同志（代序）

张富华

刘淇生同志离开我们已经5年了。日前李瑞莲同志送来他的回憶录，要我补充一些材料。看日報的記載的回憶。我和淇生同志相识六十年，三度共事，可谓老友知交。他比我不大几岁，我一直視他為兄長，他社會經歷多，也喜歡講過去的事，我很願意和他在一起聊，所以，几十年來交往較多。

我是1940年底到延安的，在中央党校学习3个月，1941年春调到中央组织部干部科工作。当时，淇生同志是干部科秘书，和科里同志工作上联系多，加上他性格直爽，对人热情，大家很快熟起来。这年下半年中央机构精简，中组部由延河面搬到杨家岭，人员从几十人减到16人（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2人）。淇生同志留干部科作调研工作，我到秘书处作干部接待、审查、调配工作，我们都住在杨家岭口

北山坡的3排窑洞里，我立下面一排，他在上面一排，大家常到中间一排的会议室开会，也常到延河边散步。延安是个大家庭，中组部的十几个人更是老中青三结合，有长征过来的老红军，有白区监狱里出来的老革命，有坚持地下工作的老党员，有一二九运动后入党的新党员，实际上都是二十多、三十多的年纪，大家在一起工作、学习生活，互帮互爱，亲密无间。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和琪生同志先后到东北新区工作，分别在遼北省和嫩江省任县委书记，虽然两个省都在西满，但战时交通不便，很少联系。1948年冬，遼北省北部地区划归嫩江省，我们先后调到省委，他任秘书长，我任研究室副主任兼青委书记，分别3年多，又到一起了，我们都很高兴地投入紧张的工作，迎接东北全境解放。

1949年夏，嫩江省撤销，併入黑龙江省。我调东北工业部，他随军南下到武汉市委工作。我们又分开了，但还保持着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我调到东北部和后来的冶金工业部工作，不久，他也调来，到机械工业部。当时大家都很忙，又不在一个部门，虽然都住北京，来往却不多，但彼此的情况还是了解的。

1960年我调国家经委工作，还兼任物资总局副局长，他也调来任副局长，实习巧得很，我们又聚在一起了。对于物资工作，我们都是新手，没有经验，不了解情况。我们两个都不願意做这个工作，但读了中央关于物资管理改革的文件，又感到它很重要。于是我们一起到上海参观学习，调查研究了3个月，回来还向经委作了报告。

1961年初，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物资改革步伐放慢。我被安排到鞍钢去工作矿山调查，他就离开物资总局调到二机部工作。对他来说，核工业虽然是一项新工作，但他很快钻进去了。有一次他还邀我到京郊一个反应堆去参观，谈起来头头是道，俨

然已是内行。

文革期间，我们都受到冲击。我一度靠边站，他经历复杂吃苦头更多。后来见面谈起来都一笑置之，但他对历史问题久拖不决，犹耿于怀。

文革后，由于他年长，离休比我早。但他一直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关心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每次见面他都要向我询问经济情况。他热爱文学，喜欢阅读古今中外名著，在延安时我住的窑洞里有几书架中东部的藏书；孙鲁迅全集等，他都经常借阅。这些年我每次去拜访他，他都让我读书写字。他爱读古诗，自己也常写诗。他1984年写过一首诗，批评我工作上的事务主义作风，并题诗妙赠我：“文山会海苦无边，山海夫人夜未眠。白发辛劳今胜昔，祝愿返老再青年”。我一直保存着作为座右铭。

转瞬5年了，淇生同志对我的关怀和教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2005年3月3日

【目录】

第一部分 历史的回顾——反刍录.....1

第一章 凄苦的童年.....2

一、有自己的妈妈该多好呀.....	3
二、聪明的哥哥夭折了.....	4
三、穿一套新衣服惹来的麻烦.....	5
四、我的思想启蒙老师.....	5
五、我们成了孤儿.....	6
六、在杂货铺里做学徒.....	7
七、少年时期的革命行动	8

第二章 曙光初现.....10

一、县衙门里的小文书.....	10
二、北伐军来了.....	11
三、刘家楣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	12
四、这是党的工作.....	13
五、把共产党的标语贴到法庭里.....	14
六、曙光初现.....	15

第三章 经受两个考验.....17

一、年轻的中共区委书记.....	18
二、被国民党通缉.....	20
三、被开除中共党籍的前前后后.....	23

第四章 吴江县公安局里的小职员.....	31
一、团结进步青年.....	32
二、吴江乡村师范的读书会.....	35
三、找党找得好苦——党籍得而复失.....	37
四、帮助狱中的同志.....	43
五、离开吴江县公安局.....	45
第五章 在靖江县的日子里.....	49
一、贫穷的孤山.....	49
二、靖江县政府职员带来的麻烦——史翊美的偏见.....	50
三、投身到抗日的洪流中.....	53
四、原来他是叛徒.....	56
五、到延安去.....	58
第六章 在革命的熔炉中锻炼成长.....	60
一、我们成了民族革命大学的学员.....	62
二、斗争托派分子张慕陶.....	63
三、跟着黄骅打游击.....	66
四、陕北公学27队的学员.....	69
五、在中央组织部做干部工作.....	70
六、到东北接收途中.....	78
第七章 领导龙江县的除奸反霸和土改运动.....	81
在区、县委联席会议上的总结讲话（摘录）——刘淇生.....	84
回忆爸爸在龙江县搞土改的片断（刘云平）.....	88

当年联袂嫩江头——忆刘淇生同志二三事（于永祥）	94
农会主席孙占鳌保护刘淇生脱险记（冯国东）	98
跟着刘政委发动群众搞土改（董玉亭）	100
刘副部长重访七棵树（武兆）	104
第八章 投身祖国的工业建设	109
一、振兴机床工具工业	110
新中国机床与工具工业的奠基人之一——刘淇生	114
重视专家建议做好专家工作	128
写给昆明机床厂全体职工的信	130
二局出席全国机械工业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倡议书	132
加倍努力 推陈出新 使大型机床产量迅速满足需要	134
做好技术基础工作使今年机床生产获得更大丰收	137
迅速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机床与工具产品质量	144
总结经验 整顿管理 把产品质量再提高一步	151
伟大的十年 辉煌的成就	158
二、为原子能事业出力	164
关于各部承担二机部任务检查情况的报告	169
三线厂址初步勘察情况写给部领导的信	180
回忆父亲（刘曙原）	182
第二部分 诗歌选	193
游记和杂感	194
致（赠）友人和悼念词	213

自述自赞自检自画像.....	254
幸福、欢快的家庭生活.....	269
其他.....	308
 第三部分 墨迹选.....	317
 第四部分 部分照片选登.....	341
 第五部分 文章和家书选.....	353
 意见和建议.....	354
缅怀.....	371
家书选.....	391
 第六部分 附录.....	409
 中共核工业部党组文件.....	410
讣告.....	416
部分唁(电)函.....	418
 编后.....	424

【第一部分】

历史的回顾
——反刍录

第一章 凄苦的童年

1911年我出生在江苏省涟水县城东北方向的万元乡，谁都不曾记住我出生的确切日期，只记得是“南瓜花开的时候”。我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自然是估计出来的。就是这一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地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取国号为中华民国元年，因此，我比民国还大半岁！

涟水县位于苏北的黄淮平原中部，是淮阴地区的一个小县。淮河、黄河故道从这儿经过，是贫瘠的黄泛区。这里河道纵横，在历史上水旱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困苦，是苏北最穷的县份之一。涟水县城由于黄河河道常年淤积，河床与涟水县城的街道处于一个水平线上，因此，从前县城除围着高高的围墙外，城门口还码着许多装满沙土的麻袋，以备防洪用。当时县城没有自来水，虽有几处沟洼、池塘，蓄的却是污臭水，城里人用水要到城外黄河边去挑回来，家里有劳动力的可以自己去挑，缺劳动力的人家则买工人挑来的水，有钱的人家就雇人挑水，所以涟水县城内有一挑水工人队伍，他们和黄包车夫一样，靠劳动力赚点血汗钱。县城里有一座古塔，听老人们说它是九层，黄河的泥沙把它淤掉二层，我看到的古塔只有七层。

祖父曾经参加过太平军，他率队伍攻打天京（即今南京），因作战有功，封给他土地作为奖励。按太平天国田亩制的规定：“好田坏田相互搭配”、“好丑各半”、“丰荒相通”的原则，封给他距县城七公里的万元村盐碱地100余亩，另有100余亩在县城东北40多公里的佃湖——黄河故道河滩盐碱地。祖父临终前把这些地分给四个儿子去管理。万元村的地分给老大、老二。佃湖的盐碱地则分给老五、老七，因无收成就转给了别人（不知为什么没有老三老四，是夭折了？还是其他原因，我不知道）。我父亲是老二，所以我们家和地都在万元村。五叔、七叔我很少见到，几乎没有印象。从我记事时起，知道大伯是私塾先生，住在涟水县城内，有一套住房2~3间。父亲则在我外祖父的中药店里做事，我外祖父是

当地的“贡生”，他不贪图官职，对医药特有兴趣，全靠自修医书而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医生，还开设中药店，叫我父亲经营。

一、有自己的妈妈该多好呀

我两岁多时母亲就去世了，留下了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和刚出生不久的妹妹，可怜的妹妹很快就夭折了。我们兄弟俩只好由外祖母抚养。过了两年，父亲给我们娶了个继母，于是我和哥哥从外婆家回到了自己家，父亲教我们称继母为娘，不叫她妈妈。稍长大一点后，见邻居家的小伙伴们叫自己的母亲“妈妈”多好听呀！心里十分羡慕，就在没有人的时候独自学着叫“妈妈、妈妈……”心里有一阵阵说不出来的凄凉。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闪着“有自己的妈妈该多好呀！”的念头。

继母待我和哥哥就像对待奴隶一样，不断地指使我们干这干那，不久哥哥随着父亲去城内，只有我一个人照管她生下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最使我难以忍受的是不让我吃饱饭，下午放学回来，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继母说：“来不及做饭了，你睡觉吧，明早做好吃的给你们吃”。可是明早是什么呢？是一碗没有几粒米的稀汤，那种饿肚子的滋味是很难受的，肚子里空得发慌，眼前一阵阵发黑，这时我真希望自己是一个魔术师，变一碗米饭出来吃多好！那种忍饥挨饿的情景几十年都忘不了。每当继母要我抱弟弟妹妹，领他们玩时，我就有气，心想不让我吃饱饭，还要我抱他们？就偷偷地掐他们屁股来出气，他们还不会说话，屁股疼了就哭，继母只好把他们接过去哄好，当然我也少不了一顿训斥。

我们多么渴望温暖的母爱，但是在这个家里没有，只有冷冰冰的训斥、打骂。有时在家里受气，就到外婆家去住几天，可是小姨一家住在外婆家，她有好几个孩子，哪有工夫来顾我们兄弟，在那里我常常有“好像是多余的人”的感觉。